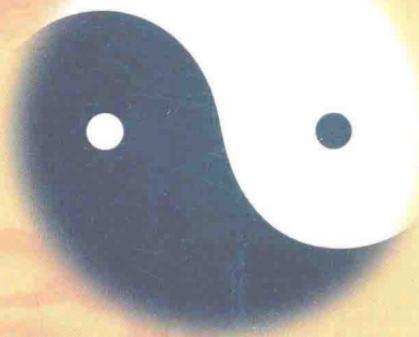


集道傳  
真記  
西山群仙會  
鐘呂昌傳

高麗楊 點校



中華書局

道教典籍選刊

鍾呂傳道集  
西山群仙會真記

高麗楊

點校

中華書局

##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鍾呂傳道集 西山群仙會真記/高麗楊點校. —北京：  
中華書局, 2015.10  
(道教典籍選刊)  
ISBN 978-7-101-11174-3

I. 鍾… II. 高… III. 內丹-研究 IV. B9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5)第 186087 號

責任編輯：朱立峰

道教典籍選刊  
**鍾呂傳道集 西山群仙會真記**  
高麗楊 點校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北京天來印務有限公司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 · 10½印張 · 2 插頁 · 200 千字

2015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15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1-3000 冊 定價：39.00 元

---

ISBN 978-7-101-11174-3

# 道教典籍選刊緣起

道教是我國土生土長的宗教，歷史悠久，可以溯源到戰國時期的方術，甚至更古的巫術，而正式形成於東漢時期。它是我的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我國人民的思維方式、生活方式，對古代科學、技術的發展，都產生過重大影響，並波及社會政治、經濟等各方面。

道教典籍極為豐富，就道藏而言，多達五千餘卷，是有待進一步發掘、清理和利用的文化遺產之一。為便於國內外學術界對道教及其影響的研究，便於廣大讀者瞭解道教的概貌，我們初步擬訂了《道教典籍選刊》的整理出版計劃。其中既有道教最基本的典籍，也包括各種流派的代表作，有不少書與哲學、思想史關係密切。所有項目，都選用較好的版本作為底本，進行校勘標點。

由於我們缺乏經驗，工作中難免有失誤之處，亟盼關心此項工作的專家和廣大讀者給以指導與幫助。

中華書局編輯部

一九八八年二月

# 總目錄

鍾呂傳道集	一
西山群仙會真記	二
附錄 題施肩吾撰其他丹經	三

鍾呂傳道集



# 目 錄

前 言	五
鍾呂傳道集	五
論真仙	四
論大道	四
論天地	三
論日月	二
論四時	一
論五行	一
論水火	一
論龍虎	一
論丹藥	一
論鉛汞	一

---

論抽添	三
論河車	二
論還丹	一
論練形	一
論朝元	一
論內觀	一
論魔難	一
論證驗	一
附 錄	一
一、書目著錄	三
南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二	三
神仙類	一

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二二五	三六
經籍考	三六
元脫脫等撰宋史卷二〇五藝	三六
文志	三六
二、序跋題記	三六
盧溪文集卷四八書傳道集後	三元
	三元

道藏輯要本鍾呂傳道集題記	三〇
道藏輯要本鍾呂傳道集高時明跋	三〇
道藏輯要本鍾呂傳道集後跋	三〇
道藏精華錄本鍾呂傳道集按語	三〇
道藏精華錄本鍾呂傳道集跋	三〇
呂祖全書本修真傳道集小序	三〇
	三一

# 前 言

鍾呂傳道集是兩宋之際鍾呂金丹派尤其是施肩吾一系內丹學的重要著作<sup>(一)</sup>，可以說是鍾呂金丹派形成過程中最重要的丹經，鍾呂傳道集曾被譽為是「唐宋間最為系統之內丹撰述，鍾呂金丹派教義之宗源」<sup>(二)</sup>。這本書不僅在思想上具有很大的開拓性，在內丹史和道教宗派史上也具有不容忽視的奠基性地位。下面就對其作者、思想內容及版本問題做一個具體的介紹。

## 一、作者考辨

道藏收鍾呂傳道集題為「正陽真人鍾離權雲房述，純陽真人呂岩洞賓集，華陽真人施肩吾希聖傳」。也有人把這本書完全署在施肩吾的名下，如宋史藝文志云：「施肩吾，真仙傳道集一卷。」更多的認為這三個人在這部書的形成和傳播中都曾起過作用，如直齋書錄解題云：「鍾呂傳道記三卷，施肩

(一) 朱越利鍾呂金丹派的形成年代考，天問丙戌卷，江蘇人民出版社，二〇〇六年。張廣保唐宋內丹道教，上海文化出版社，二〇〇一年。

(二) 任繼愈主編道藏提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二〇〇五年第三次修訂本，第一一六頁。

吾撰，叙鍾離權雲房、呂岩洞賓傳授論議。」文獻通考從直齋書錄解題之說，云：「鍾呂傳道記三卷，陳氏曰：「施肩吾撰，叙鍾離權雲房、呂岩洞賓傳授論議。」」

但不論是鍾離權、呂洞賓，還是施肩吾，在宗教史上都是存在一定爭議的，他們是否真實存在，在歷史上到底有幾個人，他們具體的生存年代，這些在當前的學術界還都是一個沒有完全解決的課題。鍾離權與呂洞賓是道教史中開宗立派的一代宗師，在他們顯世不久以後，教內文獻中就有了明確的記載。雖然這些記載還是史實與神迹的雜糅，但我們可以從中大致看出他們生平的一些脉絡。同時，現當代學者對于鍾呂這兩個人物的研究成果甚夥，為我們提供了更多可以參看的資料。而與有關鍾呂的研究和資料相比，施肩吾的信息要相對薄弱得多。施肩吾其人在鍾呂傳道集的寫作與形成中起着至關重要的作用，故此處着重介紹施肩吾，對於鍾離權與呂洞賓將從簡介紹。

## (一) 鍾離權

歷代神仙通鑑、續文獻通考等書稱，鍾離權，複姓鍾離，字寂道，號雲房子，又號正陽子，東漢咸陽人，其父鍾離章為東漢大將，其兄鍾離簡為中郎將，後也得道成仙。少工文學，尤喜草聖，身長八尺七寸，髯過臍下，目有神光。仕至左諫議大夫，因表李堅邊事不當，謫為南康知軍。漢滅之後，復仕于晉。及武帝時，與偏將周處同領兵事，屢出征討，已而失利，逃于亂山，不知所往。後遇東華帝君遂授之以赤符玉篆、金科靈文、大丹秘訣、周天火候、青龍劍法，服膺受教，一聞千悟。既盡其妙，辭而下山，椎髻布衣，積行救人，調神鍊氣，變化無常。至唐文宗開成年間，因遊廬山，遇呂公洞賓，授以天遁劍法，自稱天下都散

漢。後隱居于晉州羊角山，天眞賜號曰太極左官保生真人。其問答玄妙，神仙施肩吾編之爲鍾呂傳道集。宋欽宗靖康初，封爲「正陽真人」，元至元六年正月，褒贈「正陽開悟傳道真君」。

## (二)呂洞賓

宋史陳搏傳云：「關西逸人呂洞賓，有劍術，百餘歲而童顏，步履輕疾，頃刻數百里，世以爲神仙，皆數來搏齋中，人咸異之。」據金蓮正宗記、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及純陽帝君神化妙通記等的記載，呂岩，字洞賓，號純陽子，世傳爲東平人，一云西京河南府蒲坂縣永樂鎮人。曾祖延之，仕唐，終浙東節度使。祖渭，第進士，德宗貞元中官至禮部侍郎，晚爲唐州刺史，有四子，呂岩乃讓之子。貞元十二年丙子（公元七九六年）四月十四日生于林檎樹下。後因遊廬山，遇異人，得長生訣。唐末屢舉進士不第，因遊華山，遇鍾離子傳授延命之術，尋遇苦竹真人傳授日月交併之法，再遇鍾離，盡獲金丹之妙。遇崔公，傳入藥鏡，即知修行性命，不差毫髮。後多遊湘潭嶽鄂之間，人莫之識。平生述作數百篇，目之曰傳劍集，飛騰變化，接引者不知其數。後遊歷鄂州，升黃鶴樓冉冉飛升，日當卓午五月二十日也，市塵中人瞻仰企慕，但見隱隱人于雲中矣。及元至元六年正月，贈「純陽演正警化真君」。

## (三)施肩吾

施肩吾是鍾呂丹道得以流佈的關鍵人物，但是施肩吾的身份也最爲撲朔迷離。千年以來，圍繞其人身份的爭論從未停止過。而認識施肩吾其人，對於解讀鍾呂丹道的流傳又是一道不可跨越的門檻。故而，對施肩吾的身份及其歷史爭議的情況有必要進行系統的清算和說明。筆者認爲，施肩吾

是一個具體的歷史人物，本爲中唐元和時期著名好道詩人，生活在唐德宗建中元年（公元七八〇年）至唐懿宗咸通二年（公元八六一年）之間。<sup>(一)</sup>後來，經過後世道教信徒的各種依託層累，最終演變而成了一個鍾呂金丹派的重要內丹宗師。從現有的資料，我們還可以爬梳窺探出這條演變的大致軌迹。

首先，唐中後期現實生活中的施肩吾是一位進士出身，且具有詩人和道士的雙重身份的名士。

唐末詩人張籍著《詩人主客圖》，論述中晚唐詩人流派，以白居易爲「廣德大化教主」、孟雲卿爲「高古奧逸主」、李益爲「清奇雅正主」、孟郊爲「清奇僻苦主」、鮑溶爲「博解宏拔主」、武元衡爲「環奇美麗主」，共設六主，以施肩吾入白派之門。這個中晚唐的施肩吾籍貫、名號都不詳。當時的著名詩人張籍有送施肩吾東歸：「知君本是煙霞客，被薦因來城闕間。世業偏臨七里瀨，仙遊多在四明山。早聞詩句傳人遍，新得科名到處閑。惆悵灞亭相送去，雲中琪樹不同攀。」據此可知，他曾多在浙江寧波的四明山一帶活動，並且是典型的好道詩人。這在張籍的另一首贈詩贈施肩吾中說的更明白：「世間漸覺無多事，雖有空名未着身。合取藥成相待吃，不須先作上天人。」施肩吾修道的事情，在當時的圈子裏應該是很多人都知道的。而詩中「合取藥成相待吃」之句，則透露了施肩吾這時可能是在外丹服食方面投入了一定精力，跟後世比附的內丹家身份有較大距離。

當時的另外一個詩人徐凝，有回施先輩見寄新詩二首：「九幽仙子西山卷，讀了縵繩係又開。此卷

(一) 詞飄飄施肩吾生卒年限推斷，寧波教育學院學報二〇一二年第一期。

玉清宮裏少，曾尋真誥讀詩來。紫河車裏丹成也，皂莢枝頭早晚飛。料得仙宮列仙籍，如君進士出身稀。」徐凝的詩中不僅指明了施肩吾的道教詩寫得好，達到了真誥的水平，而且修鍊功效非常了得，同時指出這個施肩吾是進士出身。

|唐末的另一個詩人齊己，在過西山施肩吾舊居中說：「鶴見丹成去，僧問粟熟來。」這表明唐末時期，施肩吾已經羽化，而關於施肩吾在西山修道的故實已經比較流行了。這個西山，一般認為是許遜修道的江西南昌的西山。到唐末，柳沖用所撰《巨勝歌》一書引有題名施肩吾之頌，這是關於施肩吾撰寫跟道教有關文章的第一個記載。五代時期的王定保編《唐摭言》卷八「及第後隱居」條謂其「以洪州之西山乃十二真君羽化之地，靈迹俱存，慕其真風，高蹈于此。嘗賦《閑居遣興詩一百韻，大行于世」。可見，施肩吾在南昌西山修道的觀點，至遲到唐五代時期已經是當時的文人共識。也就是，在歷史真實的視野中，施肩吾是唐代中晚期很有聲望的詩人，修道和崇道是他作為詩人在那個時代最突出的表符。但在這時，施肩吾這個人物形象還沒有產生道號，沒有任何關於著述道經著作的記載，也沒有產生任何與鍾呂的聯繫。

|其次，從北宋初年開始，在北宋末南宋初進入高潮，道門造經運動中通過層累信息構造了內丹家施肩吾的宗教身份。

宗教的發展離不開經典的構架，比如六朝時期葛巢父構造靈寶就是舉世皆知的事實。道教的丹道發展到唐末，外丹已經遭遇了嚴重的危機。與此同時，從理論經驗的積累到輿論力量的積蓄，內丹道發展已經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正是在這種情況下，自北宋以降出現了魏晉南北朝以來又一次造經運動的

浪潮。而道門造經需要標舉宗師，這個需要正是推動好道詩人施肩吾演變成爲內丹家的原動力。這樣，道教徒鑒于施肩吾在中晚唐的巨大聲譽托名造經，使施肩吾的身份信息迅速朝着內丹家方向層累化。

北宋初年，張君房編雲笈七籤收養生辯疑訣署「棲真子施肩吾述」。這裏第一次有人提出了施肩吾的一個道號「棲真子」，也是目前筆者所見史料中首次將施肩吾與道經的著述聯繫在一起。但不知張君房關於這個道號和這部道經的信息來源何處。但這很可能就是施肩吾被托名造經的歷史起點。

「棲真子」這個道號在北宋末南宋初還被使用。但是，已經悄悄地發生新的變化。在著名道士曾慥（約公元一一六二年前後在世）編著的文獻中，施肩吾又出現了一個新的道號，就是「華陽子」，而正是新來的道號點燃了施肩吾身份驟變的引信，肇始了其後一千餘年的聚訟。

需要指出的是，在曾慥的手裏，施肩吾的其他信息也發生了激變，主要是關於施肩吾的名字、學脉和著作三個方面。其集仙傳稱：「施肩吾，字希聖，九江人也。授真筌于洞賓。」<sup>〔一〕</sup>在這則材料裏，歷史第一次給「施肩吾」這個形象添加了他的「字」——「希聖」。尤其值得引起注意的是，這句「授真筌于洞賓」的話，假如這個「授」字不是「受」字之誤，那麼就曾慥的句中之意是「施肩吾傳授給呂洞賓道法」。在這裏，施肩吾第一次被人和呂洞賓聯繫在一起。但是，從文意上看，此時的施肩吾還不是後人熟知的呂洞賓的弟子。相反，這時施肩吾是呂洞賓的老師。此外，在曾慥編纂道樞中，題名施肩吾的道書顯著增加。卷

〔一〕元陶宗儀說郛商務涵芬樓本卷四三有輯本。

三〇增加了題施肩吾撰的三住銘，卷一〇之華陽篇有節錄的華陽真人秘訣，卷一九及衆妙篇卷三五的黃帝陰符經集解所收華陽真人施肩吾解，卷三八收會真篇，同時節錄鍾呂傳道集，名傳道篇。需要說明的是，曾慥在他的著作中，對施肩吾的稱呼採用了「棲真子」和「華陽子」兩種稱呼，是交替使用，而並未做特別注解。

在兩宋之際，還出現了一些關於施肩吾在北宋中期活動的傳聞。這種情況在比曾慥同時稍晚的陸遊（一二二五—一二一〇）和道士陳葆光（公元一一五四年前後在世）的記載中也有反映。陸游在渭南集心鑒跋云：「高祖太傅公生七年，家貧未就學，忽作詩有神仙語，觀者驚焉。晚自號朝隱子，嘗退朝見異人行空中，足去地三尺許。邀與俱歸，則古仙人嵩山（筆者按，「嵩山」疑為「西山」之誤）棲真施先生肩吾也。」在這則材料裏，施肩吾的信息又被進一步疊加，多了一位弟子——陸游的高祖陸軫。陳葆光在三洞群仙錄卷一四「李竦閑客」條中的注引指元圖序云：「僕遊江南，于南京應天遇華陽施真人肩吾希聖者，青巾紫履，皂袍寬帶，光彩射人，望之儼然可畏……遂授僕修真元圖一十五式，顯然明白，可謂真仙之秘本矣。」還

〔二〕四川大學宗教所丁培仁教授說：「曾慥，兩宋間人，紹興初編有類說，又編集道樞，凡引唐施肩吾著述稱『棲真子』，引宋施肩吾則稱『華陽子』或『華陽真人』，而所引後者之論多與鍾呂有關。」（道史小考二則施肩吾與「鍾呂傳道」，宗教學研究一九八九年第三—四期）筆者檢索道樞，見道樞卷九順生篇稱「棲真子施肩吾述」，而文中又有「呂真人名岩」曰：「兜臍腎，交加換手抱臍之下，握其腎，左手更換焉，可以集真氣而壯下元矣」之語，亦言鍾呂與丁教授所言有所不符，冒昧揣測，可能是丁教授未得見此語。

又增加了一部著作——修真元圖，並爲施肩吾增加了一個叫李竦的學生。

據「南京應天」地名可知，陳葆光三洞群仙錄中提到的李竦生活在真宗大中祥符前後。陸游的高祖父陸軫是仁宗時的太傅。陸游和陳葆光的話雖不能作爲直接實證的材料，但是他們生活的年代與北宋中期相去不遠，反映了在北宋中期的時候存在着關於施肩吾活動的傳聞。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陸游和陳葆光的年代稍晚于曾慥而大致同時。他們對施肩吾的道號「棲真子」和「華陽子」的稱謂採用互異，但都爲這個施肩吾增衍弟子門人，從側面看可能是施肩吾聲望漸起、傳聞日增的反映。

到南宋中期白玉蟾（一一九四—？）的時候，施肩吾的信息進一步豐滿和穩定。白玉蟾在跋施華陽文集說：「李真多以太乙刀圭火符之訣，傳之鍾離權，鍾離權傳之呂洞賓。呂即施之師也。施有上足李文英。昔施君授李一十六字，世罕知者：『一靈妙有，法界圓通，離種種邊，允執厥中。』予偶得之，故並以告胡棲真，使補其遺云。楊無爲題石室詩云：玉京高謝黃金榜，石室歸來白鹿車。山後暗通天寶洞，眼前便是地仙家。時聞清夜雪中犬，回視紅塵井裏蛙。五百年前人未到，芭蕉源上鎖煙霞。」在白玉蟾的表述中，施肩吾和呂洞賓二者之間的關係有了明確的表述。不過，不同的是，在白玉蟾的筆下，施肩吾已經從曾慥集仙傳裏呂洞賓的老師變成了學生了。而且，白海瓊還爲施肩吾又增加了一位高足——李文英（一），從而使施肩吾的道派既有來龍又有去脉。而從其傳授的「一靈妙有，法界圓通，離種種邊，允執厥中」丹道秘

〔二〕這位叫做李文英的施氏高足，是否是陳葆光三洞群仙錄中所提到的李竦，已經不能確考。